



殷
白
著

步行集

BU XING JI



新纪元作家文丛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步行集

殷 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步行集/殷白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1

ISBN7-5059-3567-4

I. 步… II. 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418 号

书 名	步行集
作 者	殷 白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5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567-4/I·2726
定 价	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我心中的茅公

(代序)

我六岁到十岁的童年，是在浙江桐乡县度过的。那时并不知道茅盾是我们这个县的人，甚至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少年时期，我在硖石米市当学徒的繁重劳动之余，开始读鲁迅和茅盾的作品，我把他们想象成高不可及的人物。一九三六年，茅公在上海发起写中国的一日活动，我写了一篇《茧市》寄去。过不多久，便见上海各大报广告栏登出《中国的一日》要目预告，《茧市》赫然在列。我相信这会是我的那篇作品。又过了不多久，果然接到上海生活书店寄来厚厚的十六开精装本《中国的一日》赠书一册。惊喜之余，这部记录三十年代动乱中国的大型报告文学集的编者茅盾（另一位是孔另境），便在我心上扎下了根（全国解放后，我在重庆征编西南《解放一年》这个集子，无疑要追溯到早年所受的启发）。同年年底，我考取了浙江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民校教师一职。离开硖石的时候，几位少年朋友为我饯行。席间，后来早逝的林翔熊君赠我一本刚刚出版的《子夜》。

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不久，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

我于京沪沦陷前夕弃家北上，到了延安。记得在抗大学习时，每次到野外上军事课，我和四川同学苏众，在系着皮带的军装前胸里，一个带着茅盾编的《文艺阵地》，一个带着胡风编的《七月》。课间休息的时候，便坐在草地上交换阅读。那时在我们看来，抗战与文艺，文艺与抗战，都为生活之必须。

一九四〇年，我经过延安几个学校的学习之后，被丁玲同志要到边区文协（后来的延安“文抗”）去工作。这年初夏，茅公新疆脱险来到延安，我随丁玲去欢迎他，第一次见到这位革命文学家。几天后文协请他在女大礼堂作了一次讲演，听众主要是延安各机关、学校的文艺小组成员和文艺爱好者。茅盾同志这次讲演，精辟地分析了《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称这三部书是中国市民文学的不朽之代表作。肇端于此，他后来又曾在延安多次论及市民文学问题。这次讲演，我在会场侍候。开讲之前，茅盾同志将一小包衣物托我转交他已进女大读书的爱女沈霞。

茅公已定居鲁艺，我和魏伯同志专程去桥儿沟拜谒他。他在鲁艺新挖的两眼潮湿的窑洞里接待了我们。记得当时他因受一种不知名小虫的叮咬，脸上手上都起了些肿块，并贴了些胶布。我们拿出一份文艺讲座的计划请他指教。拟定的讲题不外是文学的形象、素材、主题、典型及语言、结构、名著分析等。茅公接过去，一边仔细看，一边轻声细语地说：“好、好，对初学者讲讲很需要。”我们的计划有幸首先得到茅盾同志的肯定和指教，受到的鼓舞自不用说。这是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在延安大砭沟（曾称文化沟），萧三同志主持的文化俱乐部星期天持续有文艺讲座起因。丁玲、萧三、艾思奇、周扬、周文、何其芳、陈荒煤、周立波、严文

井等同志都担任过主讲，而茅公到延安之初在女大礼堂那次讲演，实际上应该算是这个讲座的第一讲。

茅盾同志在延安住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对当时我们一代文学青年是难忘的。后来，我读到他描写延安青年虎虎生气的散文《风景谈》，以及揭露大后方男女不幸遭遇的长篇《腐蚀》等新作时，脑海里就浮现他轻声细语、平易近人的风貌。

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时，在北京饭店专门招待解放区代表的茶话会上，我看见茅公和郭老坐在一起。我离他们很近，真想走过去向他们敬个礼，说说在延安见到茅公的往事。但没有，我只是欠欠身，向两位长者投去注目的敬意。他们竟都含笑答礼。

五十年代，在北京的一些会议上，我还曾多次见过茅公，听过他的讲话，再后来，我连北京也少有机会去了。“文革”后，我再到北京时，已恍如隔世。但喜茅公健在。我想总有一天，还有机会见他，说说我走过的不短的路，呈上我不多的作品，听他批评。然而一再因循，竟致不果！

茅公逝世，我适在北京。消息传到为八〇年短篇小说授奖而作家聚居的京西宾馆，群情悲切，我更颓然无语。

半个世纪前，茅盾的作品引导我从江南去到陕北。半个世纪后，茅公的道路仍在驱使我从巴山蜀水通向五湖四海。

为写这篇小文，我翻出了旧时的一页日记，这是我在晋绥解放区农村搞土改时写下的一页日记——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晴。

昨晚开会至深夜，清晨春困正好睡。但农民已经在

推磨了，勤奋促我早起。眼疾未愈。我爬上埭畔去，那里木瓜花正盛开，挂满了悬崖。爬上圪塆，上面有果树、桃花，还有含苞的桑树。忽然使我想起故乡的春蚕季节，想起优美地描写了故乡农村的茅盾先生的《春蚕》，真是闻得出故乡农民和青年男女身上的气息来。这一瞬间我的乡思浓重极了。我愿早日打回去，故乡人民正在受难呵……

呵！从我早年心灵的窗口，望得见祖国、人民、故乡和茅公。

作 者

1985年6月（原载《嘉兴报》）

目 录

我心上的茅公（代序）	作 者	1
灯市忆旧		1
酸苦的糖		4
故乡车站的木栅栏		7
步行记		9
延安秋夜		18
延河涨水		21
念庄一日		23
云雀的葬礼		28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		31
在《晋绥日报》编副刊		38
我们一定要胜利		43
跟随小平到重庆		45
第一张西南《新华日报》		48
第一根钢轨的诞生		52

假如我是排长	61
长寿归来之二	65
读书·劳动·喝茶	74
一座士兵雕像的追思	77
三过衢州	79
哭星火	82
忆米谷	86
送李虹	89
我与南力	92
一位老诗人的“发现”	95
纪念石长山同志	102
遥祭陆石	105
龙华五十五周年祭	107
黄花岗上党人碑	114
征途还许几回逢	118
草原纪行	124
怀念张闻天	
——原文《蓝家坪的青春》中的一节	135
牵牛花开进窗里来	137
蝓蝓最好自己捉	140
枯叶蝶之恋	141
后记	143

灯市忆旧

一九三四年，我十七岁，在浙江硖石米市当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这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这样的大事，我还不甚了解。但是这年浙西大旱，稻谷无收，冬天，四乡饥饿的农民上镇乞食，困满了西南河的街沿，我是目睹的。而这年春天，硖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灯会，成为这个灯彩之乡这一民间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样留在我少年的心上。

历史是一条苦乐交错的长河。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人民的苦和乐，从记忆的河上流过的，都成了值得回味的橄榄。

高君健行，花多年心血，搜集、整理、撰写了部《硖石灯彩》稿。其中关于一九三四年硖石灯会之记述，比我的记忆详备，却十分一致。

一九三四年，也是我进入社会这所“大学”的第四个年头。我的课堂在街头、河上、店堂、阁楼，我的课本是生活，是社会，是上海出版的“一折八扣”的廉价书，是各类雅俗不等的民间文学和艺术。少年饥渴，见啥学啥。譬如，镇上有两家装裱店，字画在它壁上装裱的过程，就是最早向我开放的书法国画展览。“展品”不断更换，引我不断过路驻足，偷偷地尽情享受。这年的硖石灯会，头年就有各街坊制作灯彩的准备，偷看丰富多样的紮灯过程，更成了我劳动之余寻幽探胜的精神享受。先是流连于琳琅满目之坊间，后来竟自己动手，跻身于这项乐趣无穷的

劳作了。因为当时的米市，除集资请人制繁一座美轮美奂的双亭（取名“红楼梦”的滴翠亭），更有一位米行小老板掏钱，“借调”各行一些职工，自繁一座略小的灯彩。这座灯彩从设计到定名鹊桥亭，实都出于我们几个青少学徒的策划。桥亭的两边梯级上，镂刻“大家起来”、“收复东北”、“唤醒民众”、“还我河山”等口号，更是我们几个的主意。桥亭顶端上镌的“引渡银河”四个字，则是我想象牛郎织女七夕之会的“杜撰”。现在从照片上看得见的字和画，分别是我的同辈王永豪、张官的手笔。然而照片上看不清的密麻有序的针刺（高君已有工艺介绍），和层次隐现的编结（用特制的各色扁形纸条编结各种精细图案，用作亭台的栏杆、飞檐和翘角），却是传统艺术的真功夫，大都出自年长职工之手，我现在只记得一位祝宝骥祝先生，一位姓唐的唐先生。其他的参加者，竟都成了这座无名灯彩的无名作者。

我称之为“无名”。是指传统的艺术价值。那年硃石灯会，名家高手的精工佳作云集，鹊桥亭不过是几个青年为主的习作。也许因它有点新意逗人喜欢，也许因它打出抗日口号更得人心，当时上海出版的大型画报《美术生活》第三期，专页登载了六幅硃石灯彩的照片，竟有鹊桥亭（编者误署为“玲珑阁”）。可见玩赏的艺术也离不开时代和创新。

鹊桥亭的试繁，使我们大为开心，调剂了学徒生活的苦涩艰辛，也对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小镇的艺术财富开了眼界，除了灿然屹立的大型灯彩，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灯，构成群星拱月般的灯的海洋，或仿古，或仿生，或袖珍典雅，或庞然巨擎。往往是自己制作，自己提携，以灯会友，各显技艺。其中最普遍也最富传统特色的是一种名为“班灯”的小提灯。这是一种直立长方形的小巧的四边灯，两面是画，两面是字（诗词、语录、口号），镂空相间针刺，钩出字体图画，以满天星梅花针铺底。工艺与大型的

纸帘伞灯相同，唯其袖珍小巧，中燃腊炬，透出不同的色彩和字画，杂于青蛙、白兔、红桃、鲤鱼群灯之间，起着雅俗共赏之功用。

这次灯会之后，我也自制过一盏班灯，被我的好友正在杭州西湖艺专当学生的米谷知道了，写信来向我要，他要当作民间艺术搜集起来。我虽然答应了，却迟迟没有送去。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米谷和我同赴延安，谁也来不及再提班灯的事。我在家乡留下了这只班灯的一张鹊桥亭的照片。生活真是多情，过了半个世纪，当年同在米市当学徒、同紮灯彩的一位老友项定侯，从硖石寄来了他保存的鹊桥亭照片，使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多了一件物证，倍感亲切。

健行编写《硖石灯彩》，引起我的灯市忆旧。我想，人的一生，大约可以听见半个世纪，看见半个世纪，这是最切近的一个世纪的历史。健行所搜集的，主要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和听来的，包括切近晚清硖石灯彩盛期的史料，可靠性是大的。这些史料如果不及时搜集、抢救，切近的历史也会慢慢远去、消失。谁能知道祖国丰富的民间艺术宝库里，失传过多少颗明珠瑰宝呢？这是不能容忍的损失。对硖石灯彩，健行做了一件大好事。

1985年6月于重庆（原载《风俗》）

酸 苦 的 糖

一九三〇年光景，我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县斜桥镇的警察局长姓吴。因为他有个儿子叫吴德宁，和我一起在小学读书，所以我断定这位局长姓吴，但不知他的名字。这位局长在斜桥镇上有过什么德政和劣迹，我当时还小，既不了解，现在也不必去查考了。至于那位儿子，我的同学吴德宁，除了脸貌和我有点相似，其他共同点甚少，所以不多同淘。不过在我的记忆里，他倒也不算太特殊化，好像也不曾夸耀过他有个当局长的老子。究竟他夸耀没有，反正我当时不曾留意，现在也不必去凭空想象。

却说斜桥镇是沿塘河的一条通街，旧时有三个桥，东西两头是石砌的环桥，自然称东环桥，西环桥；中间一座三眼平桥，称为中石桥。中石桥附近有一只显圣庵，实是杂供诸佛和关帝、财神的综合性庙宇，和我们小学隔河相对，是个热闹的所在。春秋两季唱连台大戏不用说了，平时也是烧香拜佛的、打拳卖膏药的、耍猴戏的、吹糖人的、卖小吃的荟萃之地。我们读书的小学生，午晚放学，不免要在显圣庵前逗留玩耍。庙前有个瞎了一只眼卖梨膏糖的小贩，他卖糖用一种“摸彩”的办法，揣着一布袋白果，白果上分别写上彩码：头彩、二彩、三彩……末彩。摸到头彩可得糖三十六块，二彩二十四块，依次递减，末彩也能得四平方厘米大薄薄的一小块素糖。花一个铜板可以摸一只白果，但摸出来往往是末彩。有人怀疑布袋里根本没有写头彩的白果，

倒出来检查，却是有的，不过只有一个头彩，淹没在一堆末彩的海洋里，自然不容易捞到了。其实那瞎子也是穷极无奈，混饭吃罢了。我看着他的身影，听着他的叫卖声，总想起就在中石桥头一早叫卖：“浆——百热”的我的大娘舅，还有我做银匠的父亲，邻居的叔叔伯伯，从事各种辛苦卑微职业的人们，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至于我，对那摸彩得糖的玩意儿虽然觉得新鲜，但铜板却不容易。一次，我终于省下一个铜板，大胆地向瞎子走去，一手给他铜板，一手伸进他的布袋里，在滑溜滑溜的白果中捉住一个，丢开，又捉另一个……。大概在我用心捉摸的时候，他的另一只管用的眼睛从我身上认出了点什么。当我摸出一只白果正要看个分晓的时候，他抢着说：“我给你看！”一把将我的白果抢了过去，斜着一只眼睛装作看了一眼：“哈，头彩！”迅速将白果丢进布袋，便给我取糖。四块一排，九排，整整一连猪油夹沙糖，递到了我的手里。

我简直不明白自己的“好运气”是怎样来的。但是我幼小的心上还是有一点明白，我摸的那只白果不会真是头彩，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明白。于是我在惶惑茫然之中，把这些喷香蜜甜的糖和同学们分享了。过了几天，我为好奇心驱使，又拿一个铜板，向那可怜而神秘的独眼人走去。啊！简直是重放一次电影，又是他抢走我的白果，“我给你看！”又是宣布“头彩”，又是四九三十六块。我手里捧着一连刚刚制成还带微温的糖，简直茫然到有点可怕了。从此我决定不再去“摸彩”，有了铜板宁可去买别的，也不走近瞎子的糖摊了。

但是我的决心没有完全坚持住。因为这个神秘事件已被同学们共知，我经不起怂恿，由一个同学出铜板，逼我再去试一次。我这第三次重演，细节仍是差不多，只是瞎子抢过白果去，宣布

了一个“二彩”，给了我二十四块糖。并顺口问我一句：“中午你回局里吃饭吗？”我一时未省悟过来，“哦，哦”地含糊应着，走开了。糖由同学们分享去了，我耳朵里老响着：“中午，回局里，吃饭”，“回局里”“局里”！啊，我突然想起了同学吴德宁，他是警察局长的儿子了，长得原有点和我相像，我的思路豁然打开，肯定那可怜的瞎子把我当成警察局长的儿子。警察局，不正是他简称的“局里”吗？还带着亲昵惯熟的意味呢。这个可怜的求生者如此巧妙地巴结警察局长的儿子，总是有苦衷的，他认错了人，像是一幕喜剧，却在我少年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悲哀。每使我想起花三个铜板吃了他这么多的糖，开始还有点甜味，后来随着阅历的加深，读了马列的书，读了鲁迅的小说、果戈里的戏剧，愈来愈觉得那糖的味儿是很苦很酸的了。

这件小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国家三十年前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纠正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屈辱的人生，结束那种可悲的人和人的关系，是我们这一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随着时间的转移，我已经把少年时代这个糖的苦味淡忘了，以为从此埋葬了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哪知路竟如此崎岖，在十年倒退的那个倾斜面上，历史的重演唤起了我痛苦的回忆。我不能不面对现实。我不知道一个时期我们有些干部吃着知青家长们艰辛地巧妙地藏着手表的“盐”，是什么味道！更不知道至今还有更高级的人士，从更巧妙的“摸彩”得来的蕴藏无穷的“糖”，又是什么味道！但我敢肯定，在我们人民正为四个现代化沥血流汗的国土上，没有从外层空间来的上帝恩赐的“盐”和“糖”，那血和汗的味道，你们尝出来没有？

1980年2月于重庆（原载《海宁潮》）

故乡车站的木栅栏

我的故乡浙江省海宁县斜桥镇，是中国最早一批有铁路通过的城乡中的一个小镇。斜桥车站用来隔开月台的，原是一排木栅栏，现在仿佛已换成灰白色的水泥桩了，但我闭上眼睛，总是看见原先那一排用沥青涂黑、顶端尖尖的木栅栏。栅栏的空隙里，有一张慈祥而衰疲的老人的脸，一双忧愁和祈求的眼睛，两只枯瘦的扶着栅栏木框的手。这就是我的母亲，留在我脑际永不磨灭的雕刻着时代苦难的母亲的容颜。

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告别了历时六载艰辛苦斗的学徒生活，告别了朝夕相处的美丽的硖石双山，告别了鞭策我激励我的长辈和同辈挚友，又回到家乡斜桥拜别慈母。母亲送我到火车站。啊，多么熟悉、亲切的斜桥火车站，它目睹过多少慈母游子，骨肉恋人送往迎来留下的笑脸和愁容，无非是世代相传为生活而奔忙里各有的欢乐和忧伤。而这次有点不同，母亲仿佛已经闻出了时代的火药味，那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她怔怔地望着我，两手紧紧地抓住隔离月台的木栅栏，似乎永远抓住唯恐失去的已经跳上东去列车的儿子……

果然不久，决定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炮声响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决死求生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从此再没有回到母亲的怀抱，母亲也永远交出了失去了她的儿子。但是自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不论硝烟弥天，月白风清，不论胜利挫折，挫折胜利，

那镶嵌在斜桥车站木栅栏间的母亲的容颜，从没有离开过我。母亲这一永恒的容颜，在我的脑际叠印成千千千万万的母亲，千千万万双忧愁和希望的眼睛，激励我在征途上不敢歇肩，不敢停步，不容徘徊，只有向前。

1984 年（原载《嘉兴报》）